

中國古代短篇小說選

中國古代短篇小說選

周魯題

河北大學
中文系
學報編輯部

说 明

根据我校中文系教学和科研的需要，我们编印了这套内部参考资料。

全书共分十册，选收了我国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历代短篇小说，其中包括唐宋传奇、《清平山堂话本》、《京本通俗小说》、《古今小说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、《初刻拍案惊奇》、《二刻拍案惊奇》、《聊斋志异》等小说集中的主要作品。也选了《剪灯新话》、《剪灯余话》、《二刻醒世恒言》、《三刻拍案惊奇》、《醉醒石》、《石点头》、《西湖二集》、《十二楼》、《照世杯》、《五色石》中的一些篇章。另外，还附录了一部分研究资料。为了阅读方便，在标点和注释方面，我们作了一些工作，同时也吸收了前人的成果。

本书承周汝昌先生题签，乔湘麟同志设计封面，特致谢意。

《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》编辑组

一九七八年十二月

目 录

范蛾儿双镜重圆·····	(1)
三现身包龙图断冤·····	(12)
一窟鬼癫道人除怪·····	(29)
金令史美婢酬秀童·····	(44)
小夫人金钱赠年少·····	(69)
钝秀才一朝交泰·····	(82)
老门生三世报恩·····	(99)
崔衙内白鹞招妖·····	(114)
计押番金鳊产祸·····	(128)
赵太祖千里送京娘·····	(144)
宋小官团圆破毡笠·····	(165)
乐小舍拚生觅偶·····	(187)
玉堂春落难逢夫·····	(199)
桂员外途穷忏悔·····	(240)
唐解元一笑姻缘·····	(265)
假神仙大闹华光庙·····	(277)
白娘子永镇雷锋塔·····	(287)
宿香亭张浩遇莺莺·····	(318)
金明池吴清逢爱爱·····	(329)
赵春儿重旺曹家庄·····	(343)
杜十娘怒沉百宝箱·····	(357)
乔彦杰一妾破家·····	(375)

王娇鸾百年长恨·····	(391)
况太守断死孩儿·····	(412)
皂角林大王假形·····	(425)
万秀娘仇报山亭儿·····	(436)
蒋淑贞刎颈鸳鸯会·····	(453)
福禄寿三星度世·····	(465)
旌阳宫铁树镇妖·····	(476)

范鳬儿双镜重圆

帘卷水西楼，一曲新腔唱打油〔一〕；宿雨眠云年少梦，休讴，且尽生前酒一瓯。

明日又登舟，却指今宵是旧游；同是他乡沦落客，休愁！月子弯弯照九州？

这首词末句，乃借用吴歌〔二〕成语，吴歌云：

月子弯弯照九州？ 几家欢乐几家愁；

几家夫妇同罗帐， 几家飘散在他州。

此歌出自南宋建炎年间，述民间离乱之苦。只为宣和失政，奸佞专权，延至靖康，金虏凌城，掳了徽钦二帝北去。康王泥马渡江，〔三〕弃了汴京，偏安一隅，改元建炎。其时东京一路百姓，惧怕鞑〔四〕虏，都跟随车驾南渡。又被虏骑追赶，兵火之际，东逃西躲，不知拆散了几多骨肉！往往父子夫妻，终身不复相见。其中又有几个散而复合的，民间把作新闻传说。正是：

剑气分还合，〔五〕 荷珠碎复圆；

万般皆是命， 半点尽由天！

话说陈州有一人姓徐名信，自小学得一身好武艺，娶妻崔氏，颇有容色。家道丰裕，夫妻二人正好过活。却被金兵入寇，二帝北迁。徐信共崔氏商议，此地安身不牢，收拾细软家财，打做两个包裹，夫妻各背了一个，随着众百姓晓夜

奔走。行至虞城，只听得背后喊声振天，只道鞑虏追来，却原来是南朝杀败的溃兵。只因武备久弛，军无纪律，教他杀贼，一个个胆寒心骇，不战自走；及至遇着平民，抢掠财帛子女，一般会扬威耀武。徐信虽然有三分本事，那溃兵如山而至，寡不敌众，舍命奔走。但闻四野号哭之声，回头不见了崔氏。乱军中无处寻觅，只得前行。行了数日，叹了口气，没办法，只索罢了。行到睢阳，肚中饥渴，上一个村店，买些酒饭。原来离乱之时，店中也不比往昔，没有酒卖了。就是饭，也不过是粗粝之物，又怕众人抢夺，交了足钱（六），方才取出来与你充饥。徐信正在数钱，猛听得有妇女悲泣之声。事不关心，关心者乱。徐信且不数钱，急走出店来看，果见一妇人，单衣蓬首，露坐于地上。虽不是自己的老婆，年貌也相仿佛。徐信动了个恻隐之心，以己度人，道：“这妇人想也是遭难的，不免上前问其来历。”妇人诉道：“奴家乃郑州王氏，小字进奴。随夫避兵，不意中途奔散，奴孤身被乱军所掠。行了两日一夜，到于此地，两脚俱肿，寸步难移，贼徒剥取衣服，弃奴于此。衣单食缺，举目无亲，欲寻死路，故此悲泣耳。”徐信道：“我也在乱军中不见了妻子，正是‘同病相怜’了。身边幸有盘缠，娘子不若权时在这店里住几日，将息贵体，等在下探问荆妻消耗，就便访取尊夫，不知娘子意下如何？”妇人收泪而谢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徐信解开包裹，将几件衣服与妇人穿了。同他在店中吃了些饭食，借半间房子，做一块儿安顿。徐信殷殷勤勤，每日送茶送饭。妇人感其美意，料道寻夫访妻，也是难事，今日一鰥一寡，亦是天缘，热肉相凑，不容人不成就了。又过数日，妇人脚不痛了。徐信和他做了一对

夫妻，上路直到建康。正值高宗天子南渡即位，改元建炎，出榜招军，徐信去充了个军校，就于建康城中居住。

日月如流，不觉是建炎三年。一日徐信同妻城外访亲回来，天色已晚，妇人口渴，徐信引到一个茶肆中吃茶。那肆中先有一个汉子坐下，见妇人入来，便立在一边偷看那妇人，目不转睛。妇人低眉下眼，那个在意。徐信甚以为怪。少顷，吃了茶，还了茶钱出门，那汉又远远相随。比及到家，那汉还站在门首，依依不去。徐信心头火起，问道：

“什么人？如何窥觑人家的妇女！”那汉拱手谢罪道：“尊兄休怒！某有一言奉询。”徐信忿气尚未息，答应道：“有什么话，就讲罢！”那汉道：“尊兄尚不见责，权借一步，某有实情告诉，若还嗔怪，某不敢言。”徐信果然相随，到一个僻静巷里。那汉临欲开口，又似有难言之状。徐信道：“我徐信也是个慷慨丈夫，有话不妨尽言。”那汉方才敢问道：“适才妇人是谁？”徐信道：“是荆妻。”那汉道：

“娶过几年了？”徐信道：“三年矣。”那汉道：“可是郑州人，姓王小字进奴么？”徐信大惊道：“足下何以知之？”那汉道：“此妇乃吾之妻也。因兵火失散，不意落于君手。”徐信闻言，甚踟躇不安，将自己虞城失散，到睢阳村店，遇见此妇始末，细细述了：“当时实是怜他孤身无倚，初不晓得是尊属，如之奈何？”那汉道：“足下休疑，我已别娶浑家，旧日伉俪之盟，不必再题。但仓忙拆开，未及一言分别，倘得暂会一面，叙述悲苦，死亦无恨。”徐信亦觉心中凄惨，说道：“大丈夫腹心相照，何处不可通情。明日在舍下相候。足下既然别娶，可携新阍同来，做个亲戚，庶于邻里耳目不碍。”那汉欢喜拜谢。临别，徐信问其姓名，那汉

道：“吾乃郑州列俊卿是也。”是夜，徐信先对王进叙述其缘由。进奴思想前夫恩义，暗暗偷泪，一夜不曾合眼。到天明，盥漱方毕，列俊卿夫妇二人到了。徐信出门相迎，见了俊卿之妻，彼此惊骇，各各恸哭。原来俊卿之妻，却是徐信的浑家吕氏。自虞城失散，寻丈夫不着，却随个老妪同至建康，解下随身簪珥，赁房居住。三个月后，丈夫并无消息。老妪说他终身不了，与他为媒，嫁与列俊卿。谁知今日一双两对，恰恰相逢，真个天缘凑巧，彼此各认旧日夫妻，相抱而哭。当下徐信遂与列俊卿八拜为交，置酒相待。至晚，将妻子兑转，各还其旧。从此通家往来不绝，有诗为证：

夫换妻兮妻换夫， 这场交易好糊涂；
相逢总是天公巧， 一笑灯前认故吾。

此段话题做“交互姻缘”，乃建炎三年建康城中故事。同时又有一事，叫做“双镜重圆”。说来虽没有十分奇巧，论起“夫义妇节”，有关风化，到还胜似几倍。正是：

话须通俗方传远。 语必关风始动人。

话说南宋建炎四年，关西一位官长，姓吕名忠翊，职授福州监税，此时七闽之地，尚然全盛。忠翊带领家眷赴任：一来福州凭山负海，东南都会，富庶之邦；二来中原多事，可以避难。于本年起程，到次年春间，打从建州经过。舆地志说：“建州碧水丹山，为东闽之胜地。”今日合着了古语两句：

洛阳三月花如锦， 偏我来时不遇春。

自古“兵荒”二字相连，金虏渡河，两浙都被他残破。闽地不遭兵火，也就见个荒年，此乃天数。话中单说建州饥荒，斗米千钱，民不聊生。却为国家正值用兵之际，粮饷要

紧，官府只顾催征上供，顾不得民穷财尽。常言“巧媳妇煮不得没米粥”，百姓既没有钱粮交纳，又被官府鞭笞逼勒，禁受不过，三三两两，逃入山间，相聚为盗。“蛇无头而不行”，就有个草头天子出来，此人姓范名汝为，仗义执言，救民水火。群盗从之如流，啸聚至十余万。无非是：

风高放火，月黑杀人，无粮同饿，得肉均分。

官兵低当不住，连败数阵。范汝为遂据了建州城，自称元帅，分兵四出抄掠。范氏门中子弟，都受伪号，做领兵官将。汝为族中有个侄儿名唤范希周，年二十三岁，自小习得一件本事，能识水性，伏得在水底三四昼夜，因此起个异名唤做范鳅儿。原是读书君子，功名未就，被范汝为所逼，——凡族人不肯从他为乱者，先将斩首示众。——希周贪了性命，不得已而从之。虽在“贼”中，专以方便救人为务，不做劫掠勾当。“贼”党见他凡事畏缩，就他鳅儿的外号，改做“范盲鳅”，是笑他无用的意思。

再说吕忠翊有个女儿，小名顺哥，年方二八。生得容颜清丽，情性温柔，随着父母福州之任。来到这建州相近，正遇着范“贼”一支游兵，劫夺行李财帛，将人口赶得三零四散。吕忠翊失散了女儿，无处寻觅，嗟叹了一回，只索赴任去了。单说顺哥脚小伶仃，行走不动，被“贼”兵掠进建州城来。顺哥啼啼哭哭，范希周中途见而怜之。问其家门，顺哥自叙乃是宦家之女。希周遂叱开军士，亲解其缚，留至家中，将好言抚慰，诉以衷情：“我本非‘反贼’，被族人逼迫在此。他日受了朝廷招安，仍做良民。小娘子若不弃卑末，结为眷属，三生有幸。”顺哥本不愿相从，落在其中，出于无奈，只得许允。次日希周禀知“贼”首范汝为。汝为

亦甚喜。希周送顺哥于公馆，择吉纳聘。希周有祖传宝镜，乃是两镜合扇〔七〕的。清光照彻，可开可合，内铸成鸳鸯二字，名为“鸳鸯宝镜”，用为聘礼。遍请范氏宗族，花烛成婚。

一个是衣冠旧裔，一个是阀阅名姝；一个儒雅丰仪，一个温柔性格。一个纵居“贼”党，风云之气未衰，一个虽作囚俘，金玉之姿不改。绿林此日称佳客，红粉今宵配吉人。

自此夫妻和顺，相敬如宾。自古道：“瓦罐不离井上破”。范汝为造下迷天大罪，不过乘朝廷有事，兵力不及，岂期名将张浚、岳飞、张俊、张荣、吴玠、吴玠等，屡败金人，国家粗定。高宗卜鼎〔八〕临安，改元绍兴。是年冬，高宗命韩蕲王玮世忠的，统领大军十万，前来讨捕。范汝为岂是韩公敌手，只得闭城自守。韩公筑长围以困之。原来韩公与吕忠翊先在东京有旧，今番韩公统兵征剿“反贼”，知吕公在福州为监税官，必知闽中人情土俗。其时将帅专征的都带有空头敕〔九〕，遇有地方人才，听凭填敕委用。韩公遂用吕忠翊为军中都提辖〔一〇〕，同住建州城下，指麾攻围之事。城中日夜号哭，范汝为几遍要夺门而出，都被官军杀回，势甚危急。顺哥向丈夫说道：“妾闻‘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更二夫’。妾被‘贼’军所掠，自誓必死。蒙君救拔，遂为君家之妇，此身乃君之身矣。大军临城，其势必破。城既破，则君乃‘贼人’之亲党，必不能免。妾愿先君而死，不忍见君之就戮也。”引床头利剑便欲自刎。希周慌忙抱住，夺去其刀，安慰道：“我陷在‘贼’中，原非本意，今无计自明，玉石俱焚，已付之于命了。你是宦家儿女，虏劫在此，与你何干。韩元帅部下将士，都是北人，你

也是北人，言语相合，岂无乡曲之情；或有亲旧相逢，宛转闻知于令尊，骨肉团圆，尚不绝望。人命至重，岂可无益而就死地乎？”顺哥道：“若果有再生之日，妾誓不再嫁。便恐被军校所虏，妾宁死于刀下，决无失节之理。”希周道：

“承娘子志节自许，吾死亦瞑目。万一为漏网之鱼，苟延残喘，亦誓愿终身不娶，以答娘子今日之心。”顺哥道：“‘鸳鸯宝镜’，乃是君家行聘之物，妾与君共分一面，牢藏在身。他日此镜重圆，夫妻再合。”说罢相对而泣。这是绍兴元年冬十二月内的说话。到绍兴二年春正月，韩公将建州城攻破，范汝为情急，放火自焚而死。韩公竖黄旗招安余党，只有范氏一门不赦。范氏宗族一半死于乱军之中，一半被大军擒获，献俘临安。顺哥见势头不好，料道希周必死，慌忙奔入一间荒屋中，解下罗帕自缢。正是：

宁为短命全贞鬼，不作偷生失节人！

也是阳寿未终，恰好都提辖吕忠翊领兵过去，见破屋中有人自缢，急唤军校解下。近前观之，正是女儿顺哥。那顺哥死去重苏，半晌方能言语，父子重逢，且悲且喜，顺哥将贼兵虏劫，及范希周救取成亲之事，述了一遍。吕提辖嘿然无语。

却说韩元帅平了建州，安民已定，同吕提辖回临安面君奏凯。天子论功升赏，自不必说。一日，吕公与夫人商议，女儿青年无偶，终是不了之事，两口双双的来劝女儿改嫁。顺哥述与丈夫交誓之言，坚意不肯。吕公又道：“好人家女儿，嫁了‘反贼’，一时无奈。天幸死了，出脱了你，你还想他怎么？”顺哥含泪而告道：“范家郎君，本是读书君子，为族人所逼，实非得已。他虽在‘贼’中，每行方便，

不做伤天理的事。倘若天公有眼，此人必脱虎口。大海浮萍，或有相逢之日。孩儿如今情愿奉道在家，侍养二亲，便终身守寡，死而不怨。若必欲孩儿改嫁，不如容孩儿自尽，不失为完节之妇。”吕公见他说出一班道理，也不去逼他了。光阴似箭，不觉已是绍兴十二年，吕公累官至都统制〔一一〕，领兵在封州〔一二〕镇守。一日，广州守将差指使〔一三〕贺承信捧了公牒，到封州将领司〔一四〕投递。吕公延于厅上，问其地方之事，叙话良久方去。顺哥在后堂帘中窃窥，等吕公入衙，问道：“适才赉公牒来的何人？”吕公道：“广州指使贺承信也。”顺哥道：“奇怪！看他言语行步，好似建州范家郎君。”吕公大笑道：“建州城破，凡姓范的都不赦，只有枉死，那有枉活？广州差官自姓贺，又是朝廷命官，并无分毫干惹，这也是你妄想了，侍妾闻知，岂不可笑！”顺哥被父亲抢白了一场，满面羞惭，不敢再说。正是：

只为夫妻情爱重， 致令父子语参差。

过了半年，贺承信又有军牒奉差到吕公衙门，顺哥又从帘下窥视，心中怀疑不已。对父亲说道：“孩儿今已离尘奉道，岂复有儿女之情。但再三详审广州姓贺的，酷似范郎。父亲何不召至后堂，赐以酒食，从容叩之。范郎小名鳅儿，昔年在围城中情知必败，有‘鸳鸯镜’各分一面，以为表记，父亲呼其小名，以此镜试之，必得其真情。”吕公应承了。次日贺承信又进衙领回文，吕公延至后堂，置酒相款。饮酒中间，吕公问其乡贯出身。承信言语支吾，似有羞愧之色。吕公道：“鳅儿非足下别号乎？老夫已尽知矣，但说无妨也！”承信求吕公屏去左右，即忙下跪，口称“死罪。”

吕公用手搀扶道：“不须如此！”承信方敢吐胆倾心告诉道：“小将建州人，实姓范，建炎四年，宗人范汝为煽诱饥民，据城为叛，小将陷于‘贼’中，实非得已。后因大军来讨，攻破城池，‘贼’之宗族，尽皆诛戮。小将因平昔好行方便，有人救护，遂改姓名为贺承信，出就招安。绍兴五年拨在岳少保（一五）部下，随征洞庭湖‘贼’杨么。岳家军都是西北人，不习水战。小将南人，幼通水性，能伏三昼夜，所以有‘范鳅儿’之号。岳少保亲选小将为前锋，每战当先，遂平么‘贼’。岳少保荐小将之功，得受军职，累任至广州指使。十年来未曾泄之他人。今既承钧问，不敢隐讳。”吕公又问道：“令孺人（一六）何姓？是结发还是再娶？”承信道：“在‘贼’中时曾获一宦家女，纳之为妾。逾年城破，夫妻各分散逃走。曾相约：苟存性命，夫不再娶，妇不再嫁。小将后来到信州，又寻得老母。至今母子相依，止畜一粗婢炊爨，未曾娶妻。”吕公又问道：“足下与先孺人相约时，有何为记？”承信道：“有‘鸳鸯宝镜’，合之为—，分之为二，夫妇各留一面。”吕公道：“此镜尚在否？”承信道：“此镜朝随夕身，不忍少离。”吕公道：“可借—观。”承信揭开衣袂，在锦裹肚系带上，解下一个绣囊，囊中藏着宝镜。吕公取观，遂于袖中亦取—镜合之，俨如生成。承信见二镜符合，不觉悲泣失声。吕公感其情义，亦不觉泪下道：“足下所娶，即吾女也。吾女见在衙中。”遂引承信至中堂，与女儿相见，各各大哭。吕公解劝了，且作庆贺筵席。是夜即留承信于衙门歇宿。过了数日，吕公将回文打发女婿起身，即令女儿相随，到广州任所同居。后—年承信任满，将赴临安，又领妻顺哥同过封州，拜别吕公。

吕公备下千金妆奁，差官护送承信到临安。自谅前事年远，无人推剥〔一七〕，不可使范氏无后，乃打通状〔一八〕到礼部，复姓不复名，改名不改姓，叫做范承信。后累官至两淮留守〔一九〕，夫妻偕老。其鸳鸯二镜，子孙世传为至宝云。后人评论范鳬儿在“逆党”中涅而不淄〔二〇〕，好行方便，救了许多人性命，今日死里逃生，夫妻再合，乃阴德积善之报也。有诗为证：

十年分散天边鸟， 一旦团圆镜里鸳，
莫道浮萍偶然事， 总由阴德感皇天。

- 〔一〕 打油：唐代有一个张打油，他做的诗，全用口头俗语，颇有风趣，带着滑稽意味，后来便称类似这种体裁的比较通俗的诗为“打油诗”。
- 〔二〕 吴歌：流行于苏州一带的民间里的“山歌”。
- 〔三〕 康王一句：康王就是赵构，传说金兵追他，他得到民间崇奉的一个神（崔珏）的帮助，乘了庙里的泥马，逃过了江，即位做了宋高宗。
- 〔四〕 鞑：过去民间对北方入侵的异民族称为“鞑子”。
- 〔五〕 剑气一句：这一句用的是晋代故事：张华看见有紫气上升，教雷焕到丰城地方，掘得了吴国旧铸的于将莫邪二剑，两个人各取了一剑；后来这二剑又在福建的延平津入水复合。
- 〔六〕 足钱：古时用钱每一百作一串，称为陌，并不足数，有习惯的规定以七十、八十或是若干作为一陌。这里的足钱，就是说必须十足的钱。

陌，并反映出食物的缺乏和价格的昂贵。

〔七〕合扇：两镜可以并合。古代的镜，是用铜制的，一面光滑，一面有图案花纹。铸有鸳鸯二字，称为鸳鸯宝镜，也关合到合扇的意义。

〔八〕卜鼎：鼎是古代祭祀的重器，后成为建立统治王朝的象徵，卜鼎，意思就是建都。

〔九〕空头敕：空头，空白；敕，委任令。

〔一〇〕都提辖：宋代的武职官，即都钤辖，又称兵马钤辖，管一州或一路以上的军务。

〔一一〕都统制：全称是诸军都统制。宋制，统制是相当高级的军官，都统制就是负责一个方面的司令官。

〔一二〕封州：宋广南东路所属的一个州，即今广东封川县。

〔一三〕指使：全称是指挥使，宋制，指挥使是中级军官。

〔一四〕将领司：指都统制的总部，这明示这件公事是属于军事范围，和封州的地方行政官无涉。

〔一五〕岳少保：即岳飞，他曾官检校少保，所以这样称呼他。

〔一六〕孺人：宋制，普通官员的妻子封号，称为县君，后改称宜人、安人、孺人。

〔一七〕推刷：追问，查究的意思。

〔一八〕打通状：办申递各级官厅的公文、呈转上去。

〔一九〕留守：宋制，在陪都（即西南北三京）所在的地方，设立留守司。这里所说的两淮，不是陪都，并且是和金接壤的边境，自不合事实。

〔二〇〕涅而不淄：涅是黑染料，淄是黑色，涅而不淄，是说在黑染缸里经过了却并不黑，犹如“出污泥而不染”的意思一样。

三现身包龙图断冤

廿罗发早子牙迟，〔一〕彭祖颜回寿不齐；〔二〕范丹〔三〕贫穷石崇富，算来都是只争时。

话说大宋元祐年间，一个太常大卿〔四〕，姓陈名亚，因打〔五〕章子厚〔六〕不中，除做江东留守安抚使，兼知建康府。一日与众官宴于临江亭上，忽听得亭外有人叫道：“不用五行四柱〔七〕，能知祸福兴衰。”大卿问：“甚人敢出此语？”众官有曾认的，说道：“此乃金陵术士边瞽。”大卿分付：“与我叫来。”即时叫至门下，但见：

破帽无檐， 蓝缕衣裙，
霜髯瞽目， 伛偻形躯。

边瞽手携节杖入来，长揖一声，摸着阶沿便坐。大卿怒道：

“你既瞽目，不能观古圣之书，辄敢轻五行而自高！”边瞽道：“某善能听简筭声知进退，闻鞋履响辨死生。”大卿道：“你术果验否？……”说言未了，见大江中画船一支，橹声咿轧，自上流而下。大卿便问边瞽，主何灾祸。答言：“橹声带哀，舟中必载大官之丧。”大卿遣人讯问，果是知临江军李郎中〔八〕，在任身故，载灵柩归乡。大卿大惊道：“使汉东方朔〔九〕复生，不能过汝。”赠酒十樽，银十两，遣之。

那边瞽能听橹声知灾祸。今日且说个卖卦先生，姓李名